



丁柯

TINKO

〔德國〕艾·斯特里馬特著

韓世鍾譯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丁 柯

[德国] 艾·斯·特里马特著

韩 世 鍾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Erwin Strittmatter
TINKO
Der Kinderbuchverlag 1955

丁 柯

〔德国〕艾·斯特里馬特著

韓 世 鈞 譯

卡尔·馮·阿本繪图 朱銘善裝幀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91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譯 0277 （高小、初中）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4 7/8 插頁 2 字數 300,000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統一书号：R10924·2847

定价：(6) 1.20 元

斯特里馬特和他的《丁柯》

艾尔文·斯特里馬特于1912年8月14日生在德国斯布莱姆堡，童年时代是在尼德劳悉茨的一个偏僻小村里渡过的。他的父亲在村里开着一片面包鋪子，还种着几亩薄田，家境相当清寒。但是做父亲的一心盼望儿子长大后当教員或者牧师，因此斯特里馬特早年就离开老家上县城去念中学。他的同学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官吏的子弟，他們瞧不起这个“乡下佬”，常常訕笑他。于是他觉得他周围的世界既陌生又冷酷无情，他和这些人合不来。他常常回想故乡的田野和树林，向往那儿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想回故乡去。终于在他十六岁那年的某一天，他忽然离开了学校和县城，回到老家去了。他回家以后，跟父亲学了烤面包手艺。

他的这次出走，决不是逃避学习，而是想寻求各种知識和生活真理。他白天在面包鋪里辛勤地干活，夜晚研讀书本或思考各类問題。这样不久，他觉得故乡这个小天地也逐渐变得狹窄起来，他想生活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因此他重又离开老家跑到外地去。这次他靠自己劳动所得来維持生計，他当了汽車司机、咖啡店服务員、雇农、飼馬員和工人。他这时依旧白天劳动，晚上讀書，努力追求各种知識和生活真理。

他早年就酷爱文学，凡是可能弄到手的每一本文艺书籍，他总

要翻一翻，看一看。他什么书都讀，求知欲极其旺盛。他情愿不要劳动报酬，在一位伯爵夫人的皮毛兽飼养场里当飼养員，为的只是好自由使用她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他在这几年当中，积累了很多的生活經驗和各方面的知識，他开始写具有朴实的民歌风格的詩歌以及日后成为处女作的赶牛車的孩子的初稿。随后，他被征入伍，但他不愿为希特勒政府卖命，便开小差离开军队，漂泊到外乡去。

1945年德国东部解放以后，他重返家园，再当面包师。土地改革时，他分到了一小块土地，从此他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創作的渴望結合在一起了。他一面种田，一面当地方党报通訊員，写些散文、特写和短篇小說在报刊上发表。这些作品后来都收在一堵墙倒了这个集子里。除此以外，他开始研讀德国哲学家的文章，并进一步探討馬克思和列宁的論著。他终于找到了通向工人阶级的道路，参加了統一社会党。

1947年他完成处女作长篇小说赶牛車的孩子，作者在这个作品里初次显示了卓越的艺术才能。1953年他写了剧本猫沟，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搬上了舞台。他因这个作品第一次获国家奖金。1955年，他又因长篇小说丁柯，再一次获国家奖金。1957年他的另一个重要著作創奇迹的人出版了，作者的艺术大师的才能又一次得到了証实。1958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时，他写了剧本荷兰新娘，发表在新德意志文学月刊上，这个剧本又得了文艺界的一致好评，1961年他因这个作品再获莱辛奖金。他现在在写創奇迹的人的續集，人們期待着他的更大的成就。

斯特里馬特在解放后才正式从事写作，迄今还没有多长时间，但他在创作方面获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现在是德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第一书记，是民主德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斯特里馬特懂得这一真理。他现在仍然住在农村，并且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他参加田间劳动，亲自饲养矮脚馬鮑尼·彼德罗。他在自己的园子里培育一种富有维生素、抗寒性强的南美洲球茎果实。他用这种果实喂馬，馬长得特别茁壮。此外，他亲自试育良种玉米和向日葵，采用科学方法饲养家禽等。村民把他当成知心朋友，村长不时找他商量事情。他常常在家里接待从全国各地来访问他的青年作家和读者。他和广大群众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可以說是一个生活在人民中间、为人民写作、受人民欢迎的作家。

丁柯这个故事发生于1948至1949年間，地点是在德国东部土改后的农村。

在这前不久，1945年，苏联军队打垮了希特勒匪帮，解放了德国东部地区，那里的反法西斯力量依靠苏联军队机关的支援，实行了各种重要的民主改革，包括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到1945年9月，土地改革工作就顺利地完成了，大地主的土地都没收下来，分给了农民。

到了1948年至1949年，农业生产已经从个体生产逐步过渡到互助合作。在这过渡时期，农村的两极分化十分激烈。当时有少数在土改后富裕起来的人觉得搞互助合作和他们发家致富的思

想有矛盾，因此对互助合作表示不欢迎。书中主角丁柯的爷爷就是这样一种人。

丁柯的爷爷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思想，他就羡慕富农矮秃头，跟他来往，结果被他利用，甚至愚弄。富农矮秃头是个极端阴险恶毒的阶级敌人，他千方百计地破坏互助合作，一心只想变天。象他这种自私自利的人，自然不会对丁柯的爷爷有什么真的“友谊”，他和丁柯的爷爷之间也充满了矛盾，但是当事实证明互助合作比个体生产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当丁柯的爷爷在生产上成了落后者，感到束手无策，感到动摇的时候，富农矮秃头就乘机来勾引他，支持他反对互助合作。这就使他向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以至最后被时代所淘汰。

但是在整个农村中，象丁柯的爷爷那种人到底只占少数，绝大多数翻了身的农民都是热烈希望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的。即使在丁柯家中，也有这样的人，那就是丁柯的父亲，回乡军人恩斯特。恩斯特从苏联俘虏营里回来之后，由于他接受了新的思想，因此他不赞成他父亲的做法，这样，他跟老父常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新旧两种意识斗争的反映。

这本小说是通过丁柯这个孩子来写的。丁柯因为从小在祖父的教养下长大，起先不明是非，相信爷爷的话，对父亲感到陌生，不肯叫他爸爸，甚至对他十分不满。可是后来，在各方面的帮助和教育下，他渐渐明白自私自利、专门为一家和自己打算、不关心集体利益的爷爷是不对的，处处关心集体事业、很少考虑个人的事的爸爸是对的。最后他离开了爷爷，投到父亲这一边。在学校里也一样。

他原来受爷爷的影响,常跟富农的孩子弗里茨在一起淘气捣蛋,后来吃了富农孩子的亏,通过事实教训,也认识了是非,改正了缺点,参加了刚组织起来的少先队。在整本小说中,农村里新旧意识的斗争,就是通过丁柯的认识真理和思想意识转变来写的。

丁柯这部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德国农村中新旧意识的矛盾、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冲突、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斗争;同时有力地证明矛盾斗争的结果,新的、先进的、进步的一定要获得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作者在书中用生动、吸引人的故事情节,用塑造得活龙活现的人物形象来给读者们讲这样一个重大的题材,很有教育意义。

作品问世以后,受到了德国读者们的热烈欢迎,文艺评论家认为,本书不但对小读者有教育意义,而且可供成人阅读,帮助人们了解农村中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农村的发展远景。因为这个缘故,这部小说后来经过改编也拍成了电影。

、 譯者 1962年9月

第一章

早上的天气就跟春天一样。我扯下了昨儿的一张日历，看见一个粗体黑“10”字。“10”字上面有“10月”两个字。我已经有两天没有上学了。这全要怪土豆和爷爷。

明儿同学们都要把家里做的作文交上去。作文的题目是：我怎样才算幸福。凯恩老师不会看到我的作文了。要是我能够再上学去，那才幸福。我不用在那儿弯着身子，弄得背脊麻木了。

我在田里蹒跚。太阳暖烘烘。空气温和。田埂上有只黄鼠狼在追赶一只耗子。“你这个强盗，放掉这只耗子！”黄鼠狼楞住了。它的两个小眼珠的溜溜地朝我瞪了一会，随后便跳进它的洞里去。耗子总算逃了命。我用木屐把黄鼠狼洞踩踩结实。“要是你想吃东西，那就钻出来干活！”

爷爷让那匹红马布来克站停在田埂旁边喘气，他朝我恶狠狠地瞅一眼。我来迟了，耽误了干活的时间。我得跟爷爷陪不是。

“我可以打赌，做日历的伯伯一



定弄錯了季節，爷爷！”

爷爷寻思着点点头，他在鞭子梢上挽个結。布来克觉得沒有人在看自己，便拖着一把翻倒的犁头，一搖一摆地走向田埂，到了田埂旁就啃嚙淡灰色的枯草。爷爷用紅手帕揩掉了迷雾凝結在胡須上的小水珠。“真是跟春天一样，”他說。“可我不跟你打賭。做日历的人坐在工作室里，数算三百六十五天。他們得給每个日子找个名字。他們还得算到月亮的圓缺；在每个星期天后面写明满月还是眉月。他們辛苦啊，真真辛苦啊！一个做日历的人，也許不可能舒舒坦坦地吃上一頓早餐。他来到工作台前，简单地写上个‘阴’字，好家伙，咱們在日历上就多了一个灰色的日子。总而言之，总而言之的一句话：早餐吃得不舒坦，打乱了推算工作。”

爷爷咬嚼烟的焦黑牙齿，露出在胡須下面：“嘿，嘿……”他看看正在啃草的布来克。“那么一匹貪吃的畜生，真是的，要是它能登上屋頂，准会把青苔啃个精光。噓，嚯……走！”

我們拾土豆。犁头把一窝窝的土豆从地里翻起来。土豆散发出清香的气息，暗黑色的泥土也散发出泥土香味。不是所有的土豆都愿意到我們籃子里来的。它們藏在犁刀翻起来的野草和土块下面。我們三个人，奶奶、克拉丽媳妇和我，想把它們找出来。要是我們沒有把所有的土豆都找到，爷爷便把它們指給我們看；他气呼呼地揮动鞭子，吆喝道：“你們在这儿是拾土豆，不是念^①报纸。你們这些死人，真是的。把土地賞給你們的粮食撿起来！”

① 原文“拾”这个字有双重意义，既可作“拾”，又可作“念”解。

克拉丽媳妇吓了一跳，象一只黄蜂那样来去忙个不停。奶奶叹着气。我的背脊疼得要命。我的脚上扎了几根荆棘刺。我没有工夫把它们拔出来。

我們弯腰屈背，辛苦地干着活。我們象飢餓的小鳥，匆忙地啄起圓圓的土豆。我們腰痠背疼，太陽在我們背后慢慢地依着軌道移动。一陣中午的微風給田里送來了枯葉的氣息。

應該感謝老天和太陽，它們使布來克到了中午想到要吃飼料。現在它站停了，任你罵也罷，鞭打也罷，就是不肯移动一步。現在非得把裝飼料的袋子拿來不可。爷爷只得到車子上去拿飼料袋。布來克就這樣也給我們弄到了吃中飯的休息時間。我們狼吞虎咽地吃着夾心麵包，提心吊膽地瞅着布來克，暗暗希望它吃得慢一點兒，好讓我們多休息一會。粘在我們手指上的泥巴變得又干又脆。麵包和泥巴在我們手上混雜在一起。麵包是軟的，泥巴是硬的，咬在嘴里，沙啦沙啦作響。我們用冷焦麥茶把泥屑從嘴里漱出來。

一只鵲鴿繞着我們飛來飛去。暖和的天氣賜給它几只肥胖的青蠅做午餐。枯萎的土豆莖在田里燃起來，濃煙弥漫，散發出辛辣的氣味。

爷爷要我上基姆伯爾家去借幾個裝土豆的袋子。“早已講好了的，”爷爷說。我非常高興，因為我可以舒展一下身子，離開田里了。

下午，天氣晴朗。蟋蟀用最後的兩條腿發瘋似地摩擦背上的雙翼：嚙喇，嚙喇，嚙喇！野蜂重又變得活潑異常。它們好象黑絲絨做成的穗子，垂掛在遲開的野花上面。棕鳥唱着曲子，又叫着難

听的声音。它們歌唱夏天归去了。

基姆伯尔家里一个人也沒有。几只被鏈子鎖着的狗，躺在沙土上晒太阳，咬着皮毛里的虱子。它們认得我，所以只抬起头，懶洋洋地用半秃的尾巴扫着沙土。我想穿过草地往回走。因为那边就是缺嘴嬷嬷哈娜养老住的小屋。

缺嘴嬷嬷哈娜驀地推开窗子說：“你来做什么，我的小宝贝？”

“不做什么，”我說。我知道缺嘴嬷嬷哈娜不会把袋子借給我。她早已不管庄园里的事情了。

“要是你找弗里茨，告訴你，小綿羊，他在沙坑那儿。他到处胡鬧。”

我一定要去找弗里茨。

“今天天气很好，是嗎，孩子？”

“是的，缺嘴嬷嬷，今天天气很好，树木又要开花了。”

肥胖的青蝇歇在墙上，撑起最后的两条腿刷着双翼。它們一定是懶洋洋地在打呵欠，不过我没有工夫来仔細打量它們。

做日历的伯伯，做日历的伯伯，

瞧瞧你做的日历吧：

你真是老得糊涂，

在日历里搞出錯誤……

我哼着曲子，走到沙坑上面去。

“嘩嘩嘩哇，”灌木丛里发出这样的声音。在带有秋色的黑莓叶后面，閃耀着头发亮閃閃的脑袋。只有台奥长着这种毛茸茸的淡

色头发。我們叫台奥弹子眼，因为他的眼睛又蓝又亮，好象两颗新弹子。

“早就认出你了，你胆大一点出来吧，弹子眼！”

弹子眼从樺木丛里爬出来，吐吐舌头，皱皱鼻子，翘起上唇。他怎么啦？給黃蜂螫了一口嗎？弹子眼呲牙咧嘴，一面笑，一面哇哇乱叫。他就这样跳到我身边，想咬我的小腿肚。我連忙閃到一边。他一口就咬在长刺的野草上了。

“你們大概在玩土拨鼠弟兄跟狗吧？”我拔掉了脚底板上的一根刺。

台奥直起身来，磨着牙齿。“我厉害得多哩。我是狼。”

“狼不会掉牙齿，你这个飯桶，你！”

“可是我吃小紅帽还是很容易^①。”

“我不跟你們玩了，”樺木丛里有个女孩子在叫嚷。

“干嗎不玩了，斯台芬妮？”

“这怎么算是狼？狼难道在路上跟人聊天？”

斯台芬妮打丛林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树枝編成的小籃，籃里放着一束褪色的丁香花。

“童話书上說，狼吃粉筆，很灵活，会講話，”弹子眼咕嚕了一大套，同时从褲袋里掏出一根从学校里拿来的粉筆。他不知道自己仍然是狼呢，还是重新变成了人。“我說，弗里茨是个沒用的家伙。”

① 格林童話里的一个故事說，一只狼会吃一个戴紅帽的小女孩；这儿借用。

原来他們叫弗里茨扮猎人。他到沙坑那边去找枪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們就去找他。

“他搞坏了我們的游戏，”弹子眼罵人了。“我扮狼，鼻子都皱歪了，哇哇叫得舌头都麻木了。可他还没有找到枪，这个飯桶，这个笨蛋。”

捷克·山布从第一个沙坑里面朝着我們爬上来。他摸摸自己黑色的刺猬脑袋。“我找到了运气。”

“运气？”斯台芬妮摇摇头。她的辮子在背后甩动。

捷克·山布拔草拔得連手都染青了。他朝我們伸过一个拳头来，慢慢地、差不多是郑重其事地把它打开。在他发青的手掌心里放着一块深黄色的火石。这块石子十分光滑。泥土把它磨光以后，重新将它吐出地面。“一块卵石。它帶給人运气，”捷克·山布很有把握地說。

“把它扔进面包师傅的窗子，那么运气准会带着木棍来攪你，”弹子眼訕笑他。

山布若有所思地笑笑。“我得把它远远地扔出去。在它落下去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什么东西。”

“你会找到一堆狗屎，山布。”

一会儿，我們大伙全滑到沙坑里去了。我們寻找运气石子。我把取袋子的那回事忘了。我也找到了一块肮脏的白卵石。我这块石子不大。它只能帶給我小运气。弹子眼在拨土找蟋蟀：“要是我有运气，我可以逮到一只。你們只管去扔卵石好了！”

斯台芬妮脫掉袜子，围在脖子上。她穿破袜子要自己补。捷

克·山布的两只脚象泥土那样黑。他的左脚上有一大块搔伤的地方。他用烂泥涂在伤口上。

现在每个人都捡到了一块运气石子。我們沿着沙坑壁往上爬。坑壁上的小石子骨碌碌地滚到坑底。我們听见村里铁匠铺里打铁的声音。村后面的田野里有誰在敲两只木屐，要把粘在上面的泥土敲下来。在这秋日下午宁静的空中，每一个粗重的响声，都象平滑丝绸上的一处纇坏的斑痕。我們渴望着寻找运气。斯台芬妮第一个用她的石子去试她的运气。她用直挺挺的手把石子扔了出去。

“真是姑娘扔的石子，只有蛤蟆跳三跳那么远。”弹子眼急忙追捕一只跳走的蟋蟀。我們屏住呼吸望着。斯台芬妮去追赶她扔出去的石子。她在我們看见石子落下去的地方站住了，俯下身子去找。她一面找，一面走，越走越远。

“她那块石子有个小角，”捷克·山布好象解释原因似地说。

斯台芬妮开始欢叫了：“在这儿，在这儿！我找到啦！”

我們奔过去。

“瞧！”斯台芬妮把一枝淡色的剪秋蘿指給我們看。初次严寒沒有把它摧残。这是一株幸福花。斯台芬妮要把它帶給她的媽媽。

“还是給她带点搽背疼的药膏去吧。她屈着背在克拉斯克家田里拾土豆。”弹子眼捉到了一只蟋蟀。斯台芬妮用一只手保护这枝淡色的小花，好象它是一枝将要熄灭的蜡烛似的。

捷克·山布摆开陣势做出扔石子的样儿。他有一块道地的卵石，一块真正的运气石子。他先跑上好几步。舌尖伸到嘴外。他扔出了石子。石子飞出去，在夕阳的光芒中閃閃发亮。它落在樺树

丛和草墩中間。“你們看見閃光嗎？”

捷克·山布象獵狗那樣追尋他的運氣去了。我們蹲在野草中間等待着。每個人的運氣一定要自己去尋找。捷克·山布找了又找。他几乎是搜索着前進，他跑得比斯台芬妮還遠。

“他馬上要走到角村啦。角村的小孩子會象青蠅似地圍着他嗡嗡地叮咬。那他才找到運氣哩，”彈子眼嘲笑山布。

“彈子眼，你每趟總是弄得我們不开心。”

“我？我不是為你們扮過美麗的狼嗎？”

“要是他真的找到了運氣呢？”

“那我就向他道喜，打從明兒起，我叫母牛尾巴。”

捷克·山布開始歡叫起來。他彎下身子，撿起什麼東西，往褲袋里一塞；再彎下身子，又往褲袋里一塞。斯台芬妮跑過去想分享他的運氣。我們跟在她後面跑。

原來是一窩野雞蛋。這是捷克·山布的運氣。彈子眼拿起一個野雞蛋搖一搖，遞到捷克·山布的耳邊。

“喂，听听看，里面咯咯地响呢。要是敲碎它，那你的运气就会变成臭气。”

一共有九个野鸡蛋。捷克·山布把蛋放回褲袋里。他伸直腿，小心地走路，生怕打碎他的运气。他的手按在褲袋外面突起的地方。

“噉！”我的石子在淡蓝色的天空下飞出去，好象一个肥大的甲虫飞向食料场。我們的目光随着石子移动，它在空中划成一条短短的弧綫，然后掉进一个沙坑。我們听见它击中鉄皮的响声。喔！

我的石子已經落在坑里了。村民把家里和院子里的垃圾倒在这个坑里。这儿有压扁了的喂牲畜用的鉛桶，还有鉄锈斑斑的咖啡壺、破損的鉄絲网和裂了縫的牛奶罐。这些鉄锈的器皿上有火烧过的痕迹，这就可以看出，它們是从厨房或者房間里拿出來的。这儿也有战争时期埋下的破烂的东西：烧毁了的汽車、弹药箱和榴彈片。死神一度在这里安过家，而且默默地等待孩子的小手来翻这块地方。死神曾經把好奇的孩子的小手炸得粉碎，吐在这儿的烂泥壁上。我犹豫着走向这个可怕的窟窿。彈子眼想阻止我前去。斯台芬妮和捷克·山布也不想分享我的运气。

坑边出现一頂生锈的鋼盔。鋼盔在晃动。鋼盔下面有人在叫罵。我們听得出，这是弗里茨的声音。詛咒声象暴雨一样降到我們身上。一块粗糙的石子飞过来了。石子落在斯台芬妮的跟前，跳了几跳。

“算你們运气，我戴着鋼盔，要不，我早就完蛋了。你們这些捣蛋鬼，想用石子扔死这里的一个猎人嗎？”弗里茨大声嚷叫，同时揮动一根弯曲的鉄床杆。这是他找来的枪，他要用这枝家伙打狼。弗里茨在草墩上絆了一交。鋼盔滑到他的下巴上。猎人弗里茨倒栽下去，鋼盔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我們大笑，斯台芬妮高兴得先用一只左腿跳跳，又换一只右腿跳跳。

“还不是为了你們，”弗里茨咆哮道，急忙从地上爬起。“狼在哪儿？我要把它打几个洞洞。”

彈子眼立刻挺起胸脯。“等着猎人去找枪来打，这算什么狼？”

“要是我认定你是狼，那你就賴不了。我馬上就叫你知道，我